

杜鹏程

文集

(第四卷)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杜鹏程文集

(第四卷)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作者像

(1948年摄于行军途中)



1947年摄于行军途中



1947年摄于行军途中



1948年于郭家山与西北前线记者合影（右第三人）



1949年终和杨秀山将军于新疆喀什

目 次

战争日记 (1947 年 3 月——1949 年 12 月) ... (1)

编后记 问彬 (578)

附录 1. 杜鹏程著作系年 (614)

2. 杜鹏程研究资料索引
(1954 年——1992 年) (642)

战争日记

1947年3月——12月

1000

三月一日

我调《边区群众报》，今天整天都在办接交手续。头痛，身体感到难以支持，这几天又没读书。

下午给母亲写一信，心里酸痛，我虽为七尺男儿却不能供养母亲，但愿母亲能原谅我这个穷贫的儿子。母亲是伟大的，儿子富有也好，穷困也好，顺利也好，倒霉也好，她总是深深地爱着你。

今日是星期六，想去找午人，可是黄风遮天一时飞沙走石，只好作罢。

三月二日

到西北新闻社和午人谈了一下工作。又在那里读人物杂志，这个杂志办得很有特点，上面有许多名人的传记或生活片断，十分生动。屠格涅夫这位文学巨匠，四十年爱着一个已婚的女子，后来他说：“为了一个女人而沉溺于情感不能自拔……”，这一年多，虽然自己从未放松过读书求知，可是为爱情也耽误了不少时间。她爱上了别人，我失恋了，感情的迷失，使我几乎丧失了信心，他的话无疑是对我的提醒。

我已决定去《边区群众报》工作，去作新闻记者，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一条新路。事出偶然，这几年我很喜欢文学，试着写了一些文章剧本，但对新闻工作感兴趣却是前不久的。一方面我的工作常常需要写点报道通讯，但主要是读了许多传记，其中有些作家就是新闻记者出身。我很向往写作，但如今我真正开始了以文为生的时候，心里又很不

安。我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转，回来将书籍、行李整理好，又将收集的一些材料用布裹起，用针线缝起来，我自认为这是我的宝贝。我要开始新的生活，那儿等着我的将是什么？

三月三日

敌人“全面进攻”破产以后，又转而进攻延安，庆阳已失，延安紧急，昨天二次疏散令已下，延安市进入紧张的备战疏散中。

外面远处传来驼铃声，下边搬运东西，脚户呐喊，骡马嘶叫，狗吠声，灯火齐举，人们紧张地来回走动。延安——中国的圣地亲临大战了吗？悲叹生于这交替时代的我辈青年。

打算明天收拾一下，到母亲那里去。唉！多愁不安的脆弱的灵魂啊！

刚打算睡觉，高局长叫下乡动员牲口，我即欣然应允，背上枪独自慢行在山沟里。黑摸着一会走在河里，一会又走在乱坟间，反正是瞎摸，到乡政府已是鸡叫二遍了。把乡长叫起来，我在大路上持枪拉差。共挡住五个老百姓。他们有的是去卖柴，有的去卖炭，有的去卖粮食，统统挡下来。五个老百姓一个三十来岁，老实忠厚，一个四十多岁，非常老实而且可可怜怜。一个二十四五，精明懂事。另一个是柳林区模范村的姓刘，这人在山西住了十来年，性格深沉见识多，懂事能说，有点滑头。我和他谈论着各种事情，老百姓特别喜欢听时事，我很可怜他们。老百姓实在可怜，有一杆枪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他们那样安分守己，诚朴，在贫瘠的土

地上过着艰苦的日子。而在旧社会就在这样辛酸的生活里，还受军阀、土豪种种压制、盘剥。中国老百姓是多么可怜！我深深爱着他们。

延安疏散紧急，新闻单位也要疏散，报社让人来接我，我和来人背东西到报社，大家异常热情。

三月四日

一片战争气氛，各处都在忙着坚壁东西，打点行装。

三月五日

跑了一天办手续，把关系转到报社。

去高枫处，又与岳镇谈了很久。

三月六日

中午出发，一路黄风遮天，尘土飞扬，沿途搬家的行人、马车、牲口络绎不绝。个个人简直成了土人。讨厌的是北风迎面吹来，使人睁不开眼，出不来气，憋得要死。是日晚宿青化砭，遇一延川老太太去佳县看当兵的儿子。老人谈话间，充分流露出慈母的关怀。使我想起了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……”

三月七日

月亮高挂，雄鸡乱鸣，我即出发，在深夜的山沟独自背着行李疾行。北风迎面吹来，浑身如浇了冰水。天明到蟠龙。行二十里，走小路，人家说是五十里。直走到天黑，在

阴暗的小沟中独自步行，行李压得双肩酸痛，两条腿麻木，肚子又饿，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。讨厌的是走错了路，千山万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只好乱走至晚始到。工人们都来看我，非常热情，在这里工作二年多，群众对我太好了，这一点我永不会忘记。

今天礼拜六，被服厂搞竞赛，我想搜集点材料写通讯。

三月八日

三八节他们也请我吃饭了，饭罢去各处了解工人突击的情况，我对工厂的熟悉大大地帮助了我的了解。准备明天回延，因为延安十分紧急。

三月九日

本来准备今天走，但是开大会，讨论减低工资，我留下来参加。上午开会工人们讨论热烈，我均详记以备报道。

三月十日

早晨出发，一路上牲口大车行人，婆姨娃娃，男的女的，提的挑的担的驮的不绝于途。有的人说延安特别吃紧，有的说进攻就在一二日中，传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直是“十里没实言”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心里真焦急。晚八时许黑摸到青化砭。这里只一家讨厌的小店，一个炕，挤了十五六个人。我睡在炕边的石头上，没铺盖，冷得睡不着。半夜月亮到了头顶，我们就起身。一行五人，大家心里都黑洞洞的，眼皮像垂上了千斤石，走着路就睡着了。没办法，走了十

里，我和村长找了一个冷窑洞，躺下呼呼的睡到大天亮，始行。

一路上同行的有个理发员李志成，他是三三年参加革命，调皮好玩，不爱学习不想事情。他讲：长征时他是电话员，从黄河上拉电线拉了四天没拉过去，他找陈昌浩说实在拉不过去，陈说：“娘卖 X 你们是吃冤枉的，拉不过去砍你的脑壳！”他还是想不出办法。于是去请教老乡，老乡说那要给河神许愿。参谋长说：“卵子，搞什么鬼，狗娘养的！”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，并且一面走，一面还叨叨着：“哼，我是狗娘养的……”惹的参谋长笑个不止。此人调皮而有特点。他爱吃，常往灶房里钻，常违犯群众纪律，总之很像《毁灭》中的木罗式加。

三月十一日

敌人首次轰炸，投弹八枚。

睡到天亮始行，早饭即到李家渠，一路上公家在搬，老百姓也搬，但人心并不慌乱。走到中午到二十里铺，实在走不动，腿麻脚痛，似乎精疲力尽。太阳晒得发昏，口渴难忍，灰尘塞满了耳目口鼻，有一线之路我就不走。但是今天出门已一星期了，不走怎么行呢。中午到家，敌机来了，听轰炸声好像在北门外，丢了八个炸弹，都丢在沟里。延安疏散光了，一切就绪。只等待战神来临，决一死斗。打是没问题，但这头药库什么时候总爆发，现在是分秒计算。

三月一号通知我到《边区群众报社》工作，三月五号办好手续，今天搬来行李算是正式报到。听说要我去报社外勤

部。

这报社就设在延安南七里铺杜甫川口北侧高山上的两排土窑洞里。中央机关和《解放日报》以及新华社的大部分人员，已撤退到华北地区。西北地区新闻队伍要扩大，要成立西北新闻社，我和其他几位新调的干部，就是为充实这新机构而来的。因为干部缺，对外采访使用种种名义，实际上有实力的还是这报社。

致母亲信一封。

三月十二日

早晨闻捷通知今天下午让我和其他六人疏散到后方，过一两天电台及全体同志均需搬到后方，因为从十四号“解放日报”停止出版，许多事情都得这里办理。可能“西北日报”不日出版，不过也很难说，因为时局过于紧张。早晨起床后一看房子里什么也没有了，原来昨晚都埋藏起来。我所有的东西同志们均替我埋起来。中午到被服局、卫生署找人不遇，急急而返。刚走到河边，紧急警报响了，回去收拾后，于下午五时一行六人出发，闻捷是我们的组长。我背的东西约有三四十斤，真压得喘不过气。行二十里就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大风卷着黄沙在山沟里疯狂地奔驰。眼睁不开，口里都是沙子。沙子借着风的威力，猛击着面部，打得脸生痛，脸上的土至少有两三分厚。又疲又累。肩膀疼，肚子饿，口渴，为了明天一定赶到，故今天晚上还得赶路。河水猛涨，只好走石砭悬崖陡壁，几次险些掉下去。我视力衰退，人家在路上走，我却往水里走，实在够苦了。

有时大家一面走着说着话儿，我觉得中国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，在整风后，精神变化很大。大家累得不行，在悬崖绝壁上弄险，老张还幽默地说：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逗得大家哄然大笑。

是日夜约十一时宿延河砭，行程五十里。

三月十三日

太阳出来始动身，刚行至安塞旧城水边，敌机飞来，轰炸声、炮声不绝于耳。大规模内战的炮声响了。三四个小时飞机一直在头顶盘旋。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行约百米，飞机又来了。如此轮番，真够受了。下午到真武洞小餐，飞机又来了，只一顿饭工夫就来了五六次。至晚始宿目的地——李家沟，这里只有十多户人家，是个很小的村子。

三月十四日

闻捷领着大家修路，这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上变化有多大啊。

下午去真武洞，天黑方赶回。和闻捷谈到深夜。我想到这个新环境，我应该下决心给别人一个新印象，我应该怎么做？

我的毛病：1. 不严肃、急躁、不切实际；2. 生活散漫；3. 粗枝大叶，言过其实。

从明天起应做到：

1. 严肃可亲；2. 慎重练达；3. 仔细沉着；4. 谦虚待人；5. 少说多做。

最主要的还是少说多做，严肃慎重，和大家搞好关系，努力学习，专注事业。

三月十五日

听说我们走后第二天延安遭到大轰炸，我们住的延河湾也遭了轰炸。

报社同志们都来全了，还没开始工作。编辑部开会暂分配我作外勤记者。

三月十六日

早饭后即动身外出采访。今天的任务是了解本村的情况和了解访问线索，到四区二乡王岔，他们正搞土地典型。

三月十七日

动身去采访，到农村采访确实辛苦，要翻山越岭，累得要死。我想在这战争期间，我必须下决心，有意识地了解农村面貌。

早晨出发，走五里到雷坪塌，正逢一家老乡给孩子过生日，请全村人吃饭，每个老百姓都拿红线裹三两千块钱送礼。他们要我去吃饭，我没去，翻过山到了刘家坪，在行政老主任家住。因为他家五垧好地是过去无故多占，这次被查出来，并退租六斗，老婆给我诉苦。下午全体工作同志均来，即开村民大会。组织部长发动生产，整整讲了两小时生产计划，然后散会。我想这样只大讲道理，群众得益不多。下午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四处走走，老主任的老婆以为我可以

替他们说话，可以不让他退地，不出粮。但是一看不顶事，就对我冷淡。我一看连晚饭也成问题，于是和她拉起家常，她向我说心里话，她怕儿子当兵，她的小孩子头上有个小疮，恰巧我带几片潘米丁，给了两三片，全家对我亲热起来，我从这里了解了村里许多情况。

这个村十二户人口调查中，我发现老百姓对牛对牲畜的情感那么深。比如：这村谁有一头牛，谁光景就好，那就是说一头牛决定全家命运。没牛的只能用锄头，年头忙到年尾，可种十垧地，并且常年忍饥受饿，而有一头好牛，种三十垧地是轻松的，他怎么会不重视他的牛呢。

农民分配到土地十分积极，为了来年增产，农民跑十几里去扫硝。

土地在老区比较麻烦，因为大多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问题，不能用阶级斗争办法解决。牵扯到内部就复杂了，想法也多了：1. 土地怕打乱分，惶恐，雷坪塌有个老乡说：“这地谁知分给谁，先把树砍的烧了，免得分给人家。”2. 有些人土地革命分的地多，现在这里难民多，必须往出调剂他不愿意。3. 是受命运等旧思想束缚，比如有太黄塌村宋冒和李树发，到王岔来，分地之前非常高兴。但来后，见人家窑洞地那么好不敢住，“怕自己服不住，咱们穷人没那好命”，怕和地主住在一块抗不住人家。有的还觉得“平白无故就分人家的地和粮食，有点‘亏心’。”有的不敢斗争。数千年的压迫奴役，农民在精神上翻身多么不易。

我曾想在修路、植树、改良农作上想些法子，老百姓却应付，这方面农民很保守，个体活动的农民缺少公共观